

欽定隋書

卷之十
五七六一

隋書卷五十七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十二

盧思道

從父兄昌衡

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也祖陽烏魏祕書監父道亮隱居不仕思道聰爽俊辯通悅不羈年十六遇中山劉松松爲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激閉戶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思道復爲文以示劉松松又不能甚解思道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之間才學兼著然不持操行

好輕侮人齊天保中魏史未出思道先已誦之由是大被笞辱前後屢犯因而不調其後左僕射楊遵彥薦之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長兼員外散騎侍郎直中書省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三首唯思道獨得八首故時人稱爲八米盧郎後漏洩省中語出爲丞相西閤祭酒歷太子舍人司徒錄事參軍每居官多被譴辱後以擅用庫錢免歸於家嘗於薊北悵然感慨爲五言詩以見意人以爲工數年復爲京畿主簿歷主客郎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追赴

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爲詞
意清切爲時人所重新野庾信徧覽諸同作者而深歎
美之未幾以母疾還鄉遇同郡祖英伯及從兄昌期宋
護等舉兵作亂思道預焉周遣柱國宇文神舉討平之
罪當法已在死中神舉素聞其名引出之令作露布思
道援筆立成文無加點神舉嘉而宥之後除掌教上士
高祖爲丞相遷武陽太守非其好也爲孤鴻賦以寄其
情曰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羣
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
楊令君邢特進已下皆分庭致禮倒屣相接翦拂吹噓

長其光價而才本駑拙性實疎懶勢利貨殖淡然不營
雖籠絆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
生舛和有少氣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湄沃野
彌望囂務旣屏魚鳥爲鄰有離羣之鴻爲羅者所獲野
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翫旣用銷憂兼以
輕疾大易稱鴻漸於陸羽儀盛也揚子曰鴻飛冥冥騫
翥高也淮南云東歸碣石違溽暑也平子賦曰南寓衡
陽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致鵷鸞以降罕見
其儔而鍛翮牆陰偶影獨立唼喋粃稗雞鶩爲伍不亦
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爲

之賦聊以自慰云其詞曰惟此孤鴻擅奇羽蟲實稟清
高之氣遠生遼碣之東毳毛將落和鳴順風壯冰云厚
矯翅排空出島嶼之縣邈犯霜露之溟濛驚絳魚之密
網畏落鴈之虛弓若其斗柄東指女夷司月乃遙集於
寒門遂輕舉於玄闕至如天高氣肅搖落在時旣嘯儔
於淮浦亦弄吭於江湄摩赤霄以凌厲乘丹氣之威夷
遡商飈之嫋嫋翫陽景之遲遲彭蠡方春洞庭初綠理
翮整翰羣浮侶浴振雪羽而臨風掩霜毛而候旭饜江
湖之菁藻飫原野之菽粟行離離而高逝嚶嚶而相
續潔齊國之冰紉皓密山之華玉若乃晨沐清露安趾

徐步夕息芳洲延頸乘流違寒競逐浮沅水宿避暑言
歸絕漠雲飛望立鵠而爲侶比朱鷺而相依倦天衢之
冥漠降河渚之芳菲忽值羅人設網虞者懸機永辭寥
廓蹈迹重圍始則窘束籠樊憂憚刀俎靡軀絕命恨失
其所終乃馴狎園庭栖託池籞稻梁爲惠恣其容與於
是翕羽宛頸屏氣銷聲滅煙霞之高想閱江海之幽情
何時驤首奮翼上凌太清騫翥鼓舞遠薄層城惡禽視
而不貴小鳥顧而相輕安控地而無恥豈沖天之復榮
若夫圖南之羽偉而去美栖曉之蟲微而不賤各遂性
於天壤弗企懷以交戰不聽咸池之樂不饗太牢之薦

匹晨雞而共飲偶野鳧以同膳匪揚聲以顯聞寧校體
而求見聊寓形乎沼沚且夷心於澹定齊榮辱以晏如
承君子之餘眄開皇初以母老表請解職優詔許之思
道自恃才地多所陵轍由是官塗淪滯旣而又著勞生
論指切當時其詞曰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哉斯言
也余年五十羸老云至追惟疇昔勤矣厥生乃著茲論
因言時云爾罷郡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盱衡而
言曰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配兩
儀稱貴羣品妍蚩愚智之辯天懸壤隔行已立身之異
入海登山今吾子生於右地九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

所仰學綜流略慕孔門之游夏辭窮麗則擬漢日之卿
雲行藏有節進退以禮不諂不驕無愠無懣偃仰貴賤
之間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美焉余莞爾
而笑曰未之思乎何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爲左右
陳之夫人之生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紉
綺之年伏膺教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巾冠之後濯纓
受署繯鑱仁義籠絆朝市失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
情淪此風波溺於倒躓憂勞總至事非一緒何則地胄
高華旣致嫌於管庫才識美茂亦受嫉于愚庸篤學強
記聾瞽於焉側目清言河瀉木訥所以疾心豈徒蠱惜

春漿鴟恹腐鼠相江都而永歎傳長沙而不歸固亦魯
值臧倉楚逢靳尚趙壹爲之哀歌張升於是慟哭有齊
之季不遇休明申脰就鞅屏迹無地段珪張讓金貝是
視賈謐郭淮腥臊可饜淫刑以逞禍近池魚耳聽惡來
之讒足踐龍逢之血周氏末葉仍值僻王歛笏升階汗
流浹背莒客之踵躋焦原匹茲非險齊人之手執馬尾
方此未危若乃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策武落雞田之
外櫛風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稱弊此之爲役蓋其小小
者耳今泰運肇開四門以穆冕旒司契於上夔龍佐命
於下岐伯善卷恥狗幽憂卞隨務光悔從木石余年在

秋方已迫知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無損鄧
林之攢植雙鳬退飛不虧渤澥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
晨興候南山之朝雲擘北堂之明月汜勝九穀之書觀
其節制崔實四人之令奉以周旋晨荷簞笠白屋黃冠
之伍夕談穀稼霑體塗足之倫濁酒盈罇高歌滿席恍
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美余乎客
曰吾子之事旣聞之矣佗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槩余荅
曰雲飛泥沉卑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霄
運海輕尉羅於藪澤五衢四照忽斤斧於山林余晚值
昌辰遂其弱尚觀人事之隕穫覩時路之遘危立冬修

夜靜言長想可以累歎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
已甚奔駒流電不可爲辭顧慕周章數紀之內窮通榮
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識者多福隘凡近輕險躁
薄居家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諂諛讒佞無愧
無恥退身知足忘伯陽之炯戒陳力就列弃周任之格
言悠悠遠古斯患已積迄於近代此蠹尤深范卿撝讓
之風搢紳不嗣夏書昏墊之罪執政所安朝露未晞小
車盈董石之巷夕陽且落阜蓋填閭竇之里皆如脂如
韋俯僂匍匐瞰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諂笑助其愉樂
詐泣佞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貢文蛇艷姬美女委

如脫屣金銑玉華弃同遺跡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無
餘梁冀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
刺促望塵之舊遊伊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若
牛兄之遇獸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
高視闊步結侶弃廉公之第攜手哭聖卿之門華轂生
塵來如激矢雀羅暫設去等絕絃飴蜜非甘山川未阻
千變萬化鬼出神入爲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藝能不
恥不仁不畏不義靡愧友朋莫慙妻子外呈厚貌內蘊
百心繇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幘劫人厚自封殖
妍歌妙舞列鼎撞鍾耳倦絲桐口飫珍旨雖素論以爲

非而時宰之不責末俗蚩蚩如此之敝余則違時薄宦
屏息窮居甚恥驅馳深畏乾沒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家
無儋石不費囊錢偶影聯官將數十載鴛拙致笑輕生
所以告勞也真人御宇斲雕爲朴人之榮辱時反邕熙
風力上宰內敷文教方邵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
以淳風舉必以才爵無濫授稟斯首鼠不預衣簪阿黨
比周掃地俱盡輕薄之儔滅影竄迹礫石變成瑜瑾莠
莠化爲芝蘭曩之扇俗攪時駁耳穢目今悉不聞不見
莫余敢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乎歲餘被徵
奉詔郊勞陳使頃之遭母憂未幾起爲散騎侍郎奏內

史侍郎事于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思道上奏曰省有
駕部寺留太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產而賤
刑名誠爲未可又陳殿庭非杖罰之所朝臣犯笞罪請
以贖論上悉嘉納之是歲卒于京師時年五十二上甚
惜之遣使弔祭焉有集三十卷行於時子赤松大業中
官至河東長史

昌衡字子均父道虔魏尚書僕射昌衡小字龍子風神
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
奴宗中俱稱英妙故幽州爲之語曰盧家千里釋龍奴
子年十七魏濟陰王元暉業召補太尉參軍事兼外兵

參軍齊氏受禪歷平恩令太子舍人尋爲僕射祖孝徵
所薦遷尚書金部郎孝徵每日吾用盧子均爲尚書郎
自謂無愧幽州矣其後兼散騎侍郎迎勞周使武帝平
齊授司玉中士與太宗伯斛斯徵修禮令開皇初拜上
書祠部侍郎高祖嘗大集羣下令自陳功績人皆競進
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高頴目而異之陳使賀徹周潰
相繼來聘朝廷每令昌衡接對之未幾出爲徐州總管
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德爲人表行爲
士則論者以爲美談嘗行至浚儀所乘馬爲佗牛所觸
因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之曰六畜相觸自

關常理此其人情也君何謝拒而不受性寬厚不校皆此類也轉壽州總管長史總管宇文述甚敬之委以州務歲餘遷金州刺史仁壽中奉詔持節爲河南道巡省大使及還以奉使稱旨授儀同三司賜物三百段昌衡自以年在懸車表乞骸骨優詔不許大業初徵爲太子左庶子行詣洛陽道卒時年七十二子寶素寶胤

李孝貞

李孝貞字元操趙郡柏人人也父希禮齊信州刺史世爲著姓孝貞少好學能屬文在齊釋褐司徒府參軍事簡靜不妄通賓客與從兄儀曹郎中騷太子舍人季節